

古今說部林取書

第四集
五

雪鴻再錄

青浦王昶德甫譔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二日。以驗收騰越城工赴迤西。初七日至龍尾關。得富制府綱書。始知調任江西。蓋仰荷聖慈。以雲南路遠。量移近省故也。惟江西地丁二百餘萬。年衰多病之人。仍予錢糧重任。爲慚悚爾。二十九日還至鎮南州。吏部文始到。遣人進摺謝恩。并請陛見。因是時已屆錢糧奏銷之期。遂上奏。俟新任布政使李承鄴到日。交代起程。六月初一日。李君抵昆明。初五日交印。遂以十二日起行。百姓供花置酒炷香以送者。自省城至鷓鴣哨。幾二十道不絕。與譚撫軍尙宗別於官廳。與司道別於興福寺。又小飲而散。是日至板橋。各府州縣及佐雜送者百餘人。辭之乃宿。

十三日申刻抵楊林。前此連旬陰雨。及是晴霽。輿人快之。嵩明州陸紹宗及江西餘干縣高鳳翥運銅在滇。俱來見。

十四日從瀟湘江行三十里。抵海潮寺。微雨。禮佛登樓。松竹環秀。水雲杳靄。其

間忽露濃翠。絕境也。方丈中懸鄂剛烈公容安書。唐人海暗雲無葉。山寒雪有花。句筆力雄勁。可想見其致命遂志之槩。蓋公少時隨文端公總督來此。故時時有遺墨。然鄂張兩家不相能。而此書頗似得天風力何歟。下有雲連樹色微分岸。船載波光直到門。聯句句爲昆明孝廉陸藝作。王夢樓文治昔以侍講出守臨安。見是聯吟賞之。由是郵傳人口。藝字漱亭。其弟藻字江坪。兄弟皆能詩。而漱亭尤工畫。余之將行也。江坪撰五言百韻詩。余以烏目山人畫冊贈之。漱亭復作畫扇贈行。題句云。頻年繪事率操觚。墨寶詒來勝珮珠。試仿耕烟清妙筆。滿山風雨送行圖。兩君昆明之僑也。申刻抵易隆。爲尋甸境。晚晴宿。

十五日知州王序端來見。云尋甸催科不易。四面皆山。幅幘袤五六百里。山寨中居民。絕無貿易。日取苦蕎和穀屑之。索其家無藏數十錢者。婦稚複襦不完。寒則焚枯於側而已。貧人鬻田而畱戶名。田主以賦與之。屬其代納。貧人因爲乾沒計。故受追比者。實無田之人。而田主無名。追呼又不能及。是以民欠頗多。追之急。强者抗差而不服。弱者雖到官。鶉衣百結。朴責亦無益。其拮据如此。迨

東百姓窮於迤西。証以所聞。不誣也。早飯行三十里。過關索嶺小憩。下板橋。又五十里。抵馬龍州。知州朱士鰲。山西介休人。宿於州署之澄齋。有池。有樹。有橋。有亭。乘月眺望。風景頗勝。

十六日曉雨旋止。行四十三里。滿山皆蕎麥花。花紅者苦。花白者甘。故甘蕎爲多。至三岔驛。飯。又過茶亭塘。三十里。抵霑益州境。署知州盧岫來見。先是緬酋孟允嗣立。以兄孟駿曾抗王師。又屢與暹羅構釁。移其阿瓦城於宋寨。而令頭目業貌瑞棟等具金葉表文。并昵布檀香。及馴象十。由木邦耿馬土司乞納款。制府以聞。且責其送還從前被遮之楊重英。而屬余往大理以受其降。至是書來。云頭目已見。詞意極誠懇。楊重英亦以六月初一日自阿瓦送出去。重英至孟養而歿

境久且病送十七日晴。由霑益分嶺而下。土山戴石。高率數尺許。如圭璧。如弁冕。如神剋鬼。鑿湖嵌不足數也。行可十七里。至白水驛。又爲南寧所屬。館舍後胡桃數株。參天合抱。下有石磴石澗。小山離立極佳。蓋似昔人廢墅。

十八日陰。過棠梨灣。始微晴。至揚威哨。入平彝縣境。知縣熊孔榮來迎。經青溪洞。岩崖如哆唇吻。下廣數十席。供佛其中。有僧居之。石皆皺瘦透。余前此曾游其半。今聞洞中水多沮洳。暑中饒蛇蝎。未暇繼前游也。小坐茶話。至縣署宿。十九日微晴。五十里至滇南勝境。則出雲南境矣。過玉真觀汛。見新選雲龍州知州王鳳文。爲鴻臚寺卿劉君增中表。四十里抵亦資孔。遇思茅同知徐孝標。吳縣人以引。見回演。談京師事甚悉。是夕微雨。不知正入中伏也。

二十日飯畢。行十里。過蛾郎塘。村後有溪。沿溪廻欄短釣。屋瓦鱗鱗。後有長廊。遶之。景幽勝。或謂此鄧檢討蘭溪再馨所居。吸光飲淥。宜其早踐清華也。小憩馬桑塘。又三十七里至劉官屯宿。

二十一日晨雨。行過庚戌橋。卽西林渡也。雨止。四十五里過楊松塘。楸槐蒙密。沿路離立。襍以櫻欄。濃陰如幄。其下茅茨數十家。婦稚皆有自得色。自入黔境。秧田上下。彌望青葱。與往年迥別。又二十里飯于上寨。晚霽風極涼。舁輿者皆踴躍。又四十七里宿於白沙。是日行兩日程。亦資孔。劉官屯。上寨。皆普安州境。

白沙曾定境。

二十二日微晴。得家信云。六月初連日大雨。官道水深四五尺。繞榛莽岩礮中行。騎馱多損壞者。家眷幸以十二日至鎮達下水矣。過半坡塘。俗謂之老鷹崖。自崖而下。屈曲數十盤。幾四十里。因此知滇境之高。申刻宿於阿都田。安南縣境也。

二十三日十里渡毛口河。蓋西林渡水。自此達於重安江。最湍急。使縣官作木筏數十。此十餘站中。不惟便行人。亦利於載貨物。江中亂石數處。開除亦易。惜懶于事者。計不及此。自毛口行。山勢漸陡。卽拉幫坡矣。盤曲亦四十餘里。及頂始迤邐下。由打鐵關十里至郎岱。是處有同知駐之。夜大雨。

二十四日晨冒雨行。山岡起伏。陂陀上下。襟以泥淖。頗爲滑刺。至坡貢飯。西風起。稍晴。由繁花塘三十里過白水河。登望水亭。亭正直飛瀑。積雨後噴薄而下。望之如十輛車。如百練帛。如疾雷迅霆。大地震動。蓋前兩次過時。當冬春水涸。故未獲見此奇觀也。又行三十里。夜抵鎮寧州城。署州事胡融來見。蓋湖州庚

寅孝廉亡友胡石田彥穎編修再從姪也。

二十五日行六十五里至安順府。提督保君成帥其五營將校來迎。知緬甸進貢。奉旨允行。不必更俟楊重英。且令其頭目於木蘭圍畢後進見。與蒙古藩王同賜筵宴。今貢使貢物已於二十一日在大理啓行矣。邊威寧鎮總兵許君世亨至此。君以去秋奉旨領黔兵赴臺灣合勦林爽文等。臺寇平。陞授浙江提督。仍令送兵回黔。再赴新任。蓋軍營舊識也。因言林爽文莊大田等賊衆雖多。皆烏合。福公康安海公蘭察鄂將軍輝及提鎮等率川楚黔粵兵先從北路直前奮擊。一戰而潰。林爽文遁至生番社圍擒之。其南路莊大田等聞信亦駭散。一併俘獲。兩人各起事。實非同黨云。

二十六日早行。天極晴。山風時作。未覺爲大暑也。自耶岱東來。山峯多拔地離立。如米廩然。石紋層疊。土人斷而分之。用蓋屋可以代瓦。故謂之石板房。汛云晚至安平。

二十七日晴。西風作。涼仍可御綿夾衣也。路平坦。稻田中均有山泉貫注。漑漑

鳴不已。過界首龍井蘆荻諸塘。六十五里抵清鎮。

二十八日由清鎮行經高樹鴨江諸塘。凡五十里。未刻抵貴州省治。李撫軍口
口吳學使壽昌及司道府縣皆來迎。遂徧拜之。至暮。普安州知州王元顯開州
知州馮克鞏候補知縣杜成皆來謁。元顯同年丹忱日杏之子。丹忱從溫相國
軍沒於木果木。以難廕得官。克鞏魯岩光熊之子。由美諾通判陞此。杜父杜錡
原任商州知州。余舊屬也。癸未門生潘憲武罷官在貴陽授經。亦來見。時驟熱
與清鎮迥殊。相去不百里。而氣候相懸如此。

二十九日吳學使及司道招同許君及福建鹽道孫君思庭集於城東門外觀
音寺。戊刻始散。吳君以所刻時文見示。貫串經術。不愧作者。

七月初一日李撫軍招飲。以趨程辭。遂行。四十八里至龍里縣宿。是日雲陰。且
多風。夜雨極涼。

初二日晨雨。行五里。聲抵新安塘。露日色頗熱。過牟珠洞不入。小立洞門前。涼
風刺骨。於此知仙山洞壑中自有清涼世界也。經乾谿塘。早稻已吐穗。花亦香。

甚至貴定。

初三日是日晨起。大雨如雹。沿途山水下注。皆成飛瀑。匯於溪澗。驟湧丈餘。與巨石相激。聲若車轟。其有徑途而過者。奔雷濺雪。盤互與人足趾間。駭絕亦奇絕也。過黃絲雨止。抵鄭陽。蓋平越州境。晚晴夜復雨。

初四日晨起。霽。過黃花塘。上下甚峻峭。又過魚梁江。今名響琴峽。流泉奔瀉如練。僧人將於此建觀。世音自在閣。至石關。蟠梅塘。晴頗熱。抵清平縣。知縣張端來迎。湖南醴陵人。館舍甚幽靚。蓋以備緬甸貢使。故沿途皆修葺也。

初五日晴。經大風洞。道第不可行。兼以亂流宿莽。兩僦從扶掖往視之。雨後水從洞噴薄出。扶石而走。不能入也。土人云。冬間如列燧穿入五里許。可出後洞。至楊老驛。又八里。抵重安江。兩次皆以夜行。今觀其形勢。亦頗雄偉。過江飯畢。微雨。頃之抵黃平。晚晴宿。

初六日晴。十餘里過飛雲岩。余三游此矣。石愈翫愈奇。莫窮其妙。正如俊人秀士。非一見得盡其奇也。惟下劣惡詩。疥石過多。當如劉夢得過巫山削去乃快。

耳。尋王文成公碑。摩挲久之乃行。過沼沙塘。登頓而上。甚峭。又過草塘關。至施秉縣。是日辰刻已立秋矣。舉頭新月。但有感歎。

初七日晴。三十五里至劉家莊飯。踰相見坡。抵鎮遠府。總兵李君杰龍帥隊伍來迎。知府蔡君宗建。湖北監利人。庚辰孝廉。前任四川眉州知州。因辦軍糈識之。而其子世忱。又雲南會澤縣知縣也。是夕招飲觀劇于府署。同席者爲門人仁懷廳同知陳林。及鎮遠縣知縣吳玉墀。晚熱甚。揮汗不止。蓋因尙在中伏耳。亥刻大雷雨。連日得飛雲岩石一。漁溪石一。皆鍾乳所成。極鬼鑿神斤之巧。歸途可壓輕裝矣。

初八日曉晴。喚船由水路行。余前此來滇。泝流而上。至玉屏登陸。今於此放舟。得盡玉屏清谿水道之勝矣。雨後水漲。瞬息數里。而夏山濃綠。奇秀兼之。眞補疇曩所未及也。未刻大雷雨。水益駛。行八十里。至琅洞泊。

初九日晨過酒店塘。蓋入湖南境矣。此下諸灘。皆曩時所游歷者。爾時水落。舟泛石罅。行頗慮其戛觸。茲則水漲溪平。怪石觥觥然在水底。舟行小有顛簸。爾

午晴望思州府城。隱現竹樹之外。晚抵晃州泊。秋暑雖劇。而夜無飛蚊。差自適也。

初十日微陰。午驟晴。極熱。過冷水塘。是沅州芷江縣境也。太守張任齋。官五署知縣。黃允銖。皆來迎。任齋。蕭山人。向在四川。是南明親家。黃江山舉人。以麻陽令署事。在此抵城。辰沅道王梅岑家賓。亦於郵亭相候。梅岑往爲內閣侍讀。故識之。是時湖南聞緬貢將至。燈棚戲館。陳設甚盛。夜宿府廨書堂。花木頗雅整。十一日梅岑招予於使院小飲。觀劇。至午始別。薄暮雷雨。泊於玉樹灣中。夜色皎然。

十二日晴。連日北風。雖水順不能速也。山雲忽起。時雨時晴。而石壁往往臨水如屏。峭立其間。洞穴空嵌。千百異狀。覺疇曩所記未足盡其奇。

十三日入溆浦縣境。聞五月間出蛟。水忽涌二丈。屋舍摧塌。淹斃者萬餘。浦撫軍霖率道府來勘。已議卹云。至辰溪縣泊。山半野火不斷。蓋以時近中元。人家多作盂蘭盆耳。二更風作。繼以微雨。始涼。

十四日晴。過白龍辛女諸灘。又過辰州府泊。聞荆江水驟漲至四丈八尺。潰城入將軍道府衙署俱沒于水。而公安亦爲水所漂。文報不通者至十餘日。傷斃者數萬人。布政使陳君淮因勘水至此。僅以身免。舒制軍常已自武昌馳往驗灾矣。蓋川江之水。爲下流漢江洞庭彭蠡所橫截。不能宣洩。故上流漲溢如此。十五日過橫石九溪諸灘。未刻過清浪灘。水漲灘平。前所見奇絕處。皆在水中。風景轉不如冬春也。酉刻圓月東升。便有秋意。

十六日辰刻過桃源。溪山平遠。村墟蕭然。幾于清暉娛人。游子忘歸矣。未刻抵常德。提督俞君金鰲來迎。而湖南撫軍臬使糧道皆使人迎候。并見署縣事許順。安徽休寧人也。

十七日俞君招飲觀劇。云荆襄水漲。澧州一路茫無畦岸。且時多北風。決不可行。緬使已從龍陽長沙由武昌出河南信陽。宜踵之而行。從之。

十八日辰刻。岳常澧道臧君榮青來見。蓋以護送緬使來此。謹飭自好士也。遂行。江漸闊無風。秋暑甚。戌刻至龍陽。館舍精潔。乘月游後園樓榭池亭。足供吟

眺。

十九日由龍陽從□□江行。田廬俱沒。故江南寬至十餘里。時北風浪湧。舟不能行。小泊久之。日下春風定。乃解纜。四更始抵十里鋪宿。熱甚。

二十日陸行三十里。至白鹿鋪。五十里至益陽縣飯。署縣事張宗文山西平定州人。庚辰孝廉。余平定門人有二。一爲董懋極。一爲王遵典。皆其同學也。由四川擢永州府同知。署此。出城度長橋至統德鋪宿。

二十一日曉行五十里至寧鄉。寧鄉無城郭。渡江又五十里。宿于柏葉鋪。一名白箬鋪。

二十二日四更行。渡江。司道皆來迎。藩使郭世勳。漢軍人。年七十矣。臬使恩。長舊爲軍機房同事。衡永郴桂道世寧。滿洲人。知府陳嘉謨。仁和人。辛巳進士。已刻撫軍浦君延入署。小飲觀劇。酉刻司道復招余及伴貢使賀君。庚長觀劇。賀君雲南迤南道也。因事降調。將引見。故令其伴貢焉。

二十三日小飲於恩臬使署。大雨驟至。頗涼。

二十四日訪鴻臚寺少卿羅君微五典。蓋廿年前京都舊好。且同己卯癸未鄉會試。今主岳麓書院。年七十。乞身已十三年矣。因邀往遊岳麓。渡湘江。先過洲中江神祠。登拱北閣。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也。至書院。規制頗宏偉。云是前巡撫李恭毅公湖所修。恭毅與余善。撫楚日。年餽余以湘蓮數篋。清節爲時所稱。不知其又能崇文教也。李北海碑亭在牆外。重葺岫嶼山碑在牆外之東。皆可望見。嶽麓寺在山半。秋暑甚。輿人憚於行。故未及往。壁間見長沙諸生秦光倬詠花絕句。頗工。詢之。乃楚材之雋異者。少卿亦示所著讀易讀詩管見。自出新意。頗多創解。尙未刻竟也。殺雞置酒。劇談乃別。比至橋頭驛。已初更矣。二十五日五更行。已刻渡湘江。至湘陰縣。暑甚。飯已復渡。又行六十里。更餘抵歸義驛宿。

二十六日晨。自歸義渡江。六十里至大荆驛。此三湖湘陰所屬。飯畢。大雷雨。以風頗解炎渴。申刻乃行。二十里過新橋。肆集盛繁。市北爲新橋湖。蓋龍窖樂沾諸山水下注。至此由女兒凹出湖。列炬渡水。亥正始抵青岡驛。是巴陵縣境。三

更後甚涼。

二十七日行三十里。時秋水未退。道窪者尙淹。乃汎小舟由水行。蓋洞庭湖漢口也。行十里。又從陸路十五里。午刻到岳州府城。不入館舍。直登岳陽樓。樓三層。面西而背東。湖有東西之名。因夏秋甚漲。如楚雲墨山。烏紗諸洲盡沒。湖與江連。故江自西而東。俗名東湖。色黃。西湖清泚自如也。湖上君山。以湘君得名。形如龜。龜爬沙數里。道人云。上有軒轅臺。娥皇女英祠。及柳毅龍神諸祠。相距四十里。不及往也。君山稍西。有樓不修者十餘年矣。兩層皆供純陽子。而仙像黯淡。牕櫺零落。編山萬石山。皆在烟波杳靄中。而無耕住其間。惜哉。上層至無几案可坐。下層屏勒張得天尙書。范文正公記。云已重刻失真。而往哲詩文。滕元諒所勒石。皆無片石存者。問黃令以偃虹堤。茫不知所對。道人在旁。猶能指其址在東湖。俗吏至此。可一歎也。坐至酉刻。始入城。館舍頗工麗。

二十八日。以夫馬未齊。稍待之。午刻臧君榮青及沅州府張君皆以送緬使。回至此。遂招飲酒半。出白鳥見示。霜毛雪羽。爲岳州近日所產。蓋瑞徵也。又觀劇。

迄戌刻罷散。出東門。沿楓橋湖而行。是洞庭之別。大路既溼。取九華山麓小路。行風高月黑。惟聞湖流激盪。頗憂顛墜。過太平株木諸橋。子刻抵雲溪驛。宿。是爲臨湘縣境。

二十九日晨起。臧君遣急足贈龍井茶。並舊拓張書岳陽樓記。字畫遒勁工秀。可貴也。是日陰。時有雷聲。過白沙都南村鋪。飯于長安驛。過橋爲泉塘鋪。又過梧桐鋪。晚至巷口驛。宿。是湖北蒲圻境也。驛後萬年寺。以門前萬年橋名。寺爲梁冲泉敦書方伯所修。中懸梁文定公國治詩。蓋撫湖時所作。堂中歇心處三字。相傳董思白先生任湖南學道書。今非其舊。殊覺惡劣耳。徐調夫立綱嘗以主楚南鄉試經此。有贈僧句云。湘江秋色歸詩卷。楚岫閒雲上衲衣。其生平最佳句也。三更後極涼。

八月初一日午刻至蒲圻。縣令王君學靜來迎。乾隆庚寅進士。出畢秋帆撫軍門下。夕次官塘驛。雷雨。

初二日晨起大雨。冒雨行。江流灌注田廬。低者皆成汊港。衝泥跋淖。刻刻歎顛。

仆也。數次呼渡至咸寧。知縣張春廷。貴州舉人。言在此三年矣。大僚經過者以十數計。所費至萬餘云。日卓午飯畢。由田畔行。道路崎嶇。詰曲如前。每逢險處。輒下步行。三更抵山坡驛。杳無候人。自買薪米炊食而宿。云是江夏界也。

初三日晴。行十餘里。坐小舟蕩槳過金絲橋。遠岫平湖。風景澹沱。可謂勝地。六十里抵東湖驛。驛舍頗整。館人供饌唯謹。

初四日喚船下東湖。時沿江兩岸。村莊漂沒。渺漫無際。午刻抵武昌。學使吳中允。省蘭。及德安府知府德興。令孫誦曾來迎。德前爲陝西興安府同知。舊屬也。時上以荊州堤垸。平時不能完繕。臨事又未搶護。革府縣職。荊州道嚴加議處。并令巡撫姜君晟還京。仍爲刑部侍郎。總督舒公常。仍爲工部尙書。候至堤垸修整再回京。而發帑二百萬。令大學士英勇阿公。同工部侍郎德君成來督工。已由襄陽赴荊州矣。河南巡撫畢公。授湖廣總督。以吏部侍郎惠君齡爲湖北巡撫。未至時。亦令畢公兼署。於是姜君聞畢公先赴荊州。登印送交。而自於初二日啟行入都。武昌水亦入城。城中窪者深三四尺。衢路往往斷絕。架以板。